

我的骷髅

曹寇 著



随笔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曹寇 著

我的骷髅

随笔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骷髅 / 曹寇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649-2628-1

I. ① 我… II. ① 曹… III. ①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4572 号

我的骷髅

著 者 曹 寇

责任编辑 萧 歌 陈晓菲 刘培阁

责任校对 傅红雪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15千字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我的骷髏

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 | | |
|----|-------|
| 1 | 自序 |
| 3 | 少儿不宜 |
| 6 | 仰望星空 |
| 9 | 本意的狗 |
| 12 | 朝北的房间 |
| 15 | 暴雨 |
| 18 | 热天午后 |
| 21 | 露天电影 |
| 24 | 紫霞湖 |
| 27 | 理财 |
| 30 | 背叛 |
| 33 | 丢魂 |
| 36 | 游泳 |

- 39 恋爱及场景
- 42 中秋
- 45 火车
- 48 告别
- 51 老木匠
- 54 偶遇
- 57 死猪
- 60 治病
- 63 浴室
- 66 艺考
- 69 俗人
- 72 金老师
- 75 领导
- 78 登栖霞
- 83 在柏林
- 86 缇娜·杨
- 89 我的骷髅
- 92 残酷之夜
- 95 公交车上

- 98 祖父之死
- 101 和外婆喝酒
- 104 做饭
- 107 变故
- 111 母牛们，生命短暂啊
- 115 和顾前谈诗
- 118 我所知道的韩东
- 122 关于赵志明
- 126 致钱晓华
- 129 关于“中间代”
- 134 我看莫言获奖
- 137 我看“创作”
- 140 对布考斯基的有限认识
- 144 和时代同归于尽
- 147 另一种普世价值
- 151 一个不“正确”的女的
- 156 正能量和人民暴力史
- 160 读中国旧小说
- 164 读黄仲则

- 171 中国的鬼
- 175 乡村再认识
- 179 南京
- 185 贵州手记

自序

这是我第二本随笔集，上一本叫《生活片》。本书主要是最近两三年《深圳特区报》的专栏稿和一些其他报刊网站的约稿合集。舍弃的更多。

我是写小说的，一般我都是这么对外声称的，外人也是这么认识我的。但同时我也写了十来年专栏随笔，因为我需要专栏稿费来养活我和我的小说写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同时，我也觉得自己随笔写得很棒，所以有必要结集出版。

是为序。

2015年5月

少儿不宜

有一天我出门，照例要经过小区那些有如迷宫的甬道和杂草丛生的花坛。后者原先应该种植着些廉价的花木，但我搬来之后就从未见过。它只能沦落为一块荒地，像所有的荒地那样裸露泥土，招惹风雨剥蚀的垃圾。也许我该考虑拒交物业管理费，起码要保留这个所谓的权利。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不禁对那些昔日的繁花似锦多做了一瞥，我看到了足以让人惊悚的画面。

在一棵枯死的树棍棍下，石块和黄土的地面上，一个洋娃娃穿着一件背带式的小花裙子。这件裙子放大的话，适龄少女穿起来也应该很好看。但她因为躺在地上，使裙子及一切显得不那么端庄。老实说，她这么四仰八叉躺在那儿，像极了一位被强暴的少女，有着强烈的性犯罪气息（如果你看过美国电影《地牢少女》的话）。这还不是惊悚所在，恐怖的是她是一具无头女尸，脑袋被揪下来扔在身体的不远处。

如果她的脑袋上没有那一小撮头发可能要好点，那样会

使她更像玩具，会减弱恐怖效果。多么不幸，她有一撮胡乱流淌的长发，黑暗无比，少许的灰尘使之蒙上了一层阴晦气味。我没有看到她的脸，假发遮盖住了她的表情，似乎死亡和之前的犯罪使她感到了羞愧，不得不用头发盖着一样。

如你所知，我看到了一次杀人案件的现场，而且行刑者使用的是古老的方式：杀头。死者则是一个洋娃娃。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刽子手很可能是她生前的主人，一个肥胖儿童或不肥胖儿童。这个儿童很可能遭受了家庭或学校赐予的痛苦，或者他已对自己的玩偶彻底厌倦了。痛苦或厌倦情绪使他干出了这件血腥的事。

当然，以上用词都建立在一种文学描述中。事实上“死者”仅仅是个从来没有生命的洋娃娃，哪怕她体内有个用挤压来发出笑声或哭声的气囊。

然后我想到我应该赶紧回家取相机或者用手机把这画面给拍下来，上传到微博，并且已给它拟定了题目，《少儿不宜》。我甚至还可以想象得出转发和评论的大致状况。但不知道为什么，终于也没有。当然，就算我现在再去补拍也不可能，那具尸首已被小区清洁工清理掉，没错，她的本质正是垃圾。

最后我想说的是楼下的那些儿童。他们每天在附近一所小学上学，傍晚时分，他们在广场上溜旱冰。也有的在玩滑轮车和跳皮筋什么的，多么天真烂漫的场景。他们将如此静

悄悄地度过所谓幸福的童年，逐渐长大。没有人会对“洋娃娃凶杀案”表示负责，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这应该就是我们生活的真相。

仰望星空

今年春天快来的时候，也就是青蛙们打算叫但都还羞于带头叫的那会儿，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琢磨晚饭是下楼解决还是就在家下碗面条的问题，一个电话叫我去赶赴一场宴席。“在老地方”，而且需要“立即”。不过，对此我已司空见惯，没到垂涎三尺的份儿。好在我的晚饭正没着落，所以我没必要装模作样推三阻四。你也可以认为这正中我的下怀。

即便如此，为了使己不像一条闻风而至的狗，我还是在家里拖延了一会儿。我看到自己洗了把脸，在镜子中还发现嘴角因为上火而长了个泡。于是我又看到自己找来根牙签将之戳破，让那清浊不明的液体淌出来。至此，我外出参加宴席的心情才稍微饱满、昂扬起来。

到了吃饭的老地方，我不免有点失望，因为满眼都是那些熟悉得不愿意再熟悉的面孔。他们所坐的方位也与前次一模一样，甚至连坐姿也未曾改变。似乎他们多年以来从未离开过这个乌烟瘴气的包间，早已被彼此心知肚明的无聊凝固成了

蜡像。是蜡像，而不是大理石或花岗岩的雕像，见风就倒、遇火就化。它们没有任何攻击力，却显出一种诡异的恐怖。

怎么说呢，这顿饭与上顿饭之间看起来是连续的、浑然一体的，其间的空隙正是我起身绕过他们出包间上厕所然后洗完手再返回的那会儿。之间，他们是否有新鲜话题、是否发生过新情况，我不知道，大概也没兴趣知道。我饥肠辘辘，这才是我赶赴此地的动力，我必须坐下来吃“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食物”，仅此而已。

上述一切，可以说是我们多年以来建立的“传统”。很难说我们这群多年来通过吃喝及某些所谓“共同语言”建立情谊的朋友之所以还能不厌其烦地坐在一起不是因为等待某个新情况。这有如地面上的爬虫，它们爬来爬去，使用触角进行沟通，偶尔也窃窃私语，谈论某条虫子遇见车祸以至患有不治之症，大家是否该去医院探望。

我在吃喝的时候脑子里确实是这么想的，即想到这个平庸的比喻：爬虫。这时候，突然有个朋友宣布了一条“新情况”，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之所以今天没来，是因为他参加单位的旅游活动坐飞机去了某地。至此我才注意到那个正乘坐飞机的家伙果然未列席于此。然后问题转换到“你有没有坐过飞机？”调查结果显示，有的没坐过，有的坐过，有的甚至坐过不止一次。唯一相同的是，除了未列席的那位，我们现在都在地面上，都在这间乌烟瘴气的包间里搞着千百年来

人类所热衷而又厌倦的爬虫生活。

后来，当这场酒席结束，来到大街上，我们不约而同地仰起了脑袋。我们看到了越来越浓厚的春色，而这却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之所以仰望天空，似乎是希望看到那个幸运的朋友正乘坐飞机经过我们的头顶，只见后者把脑袋伸出机窗，冲我们骂了一句：傻叉！